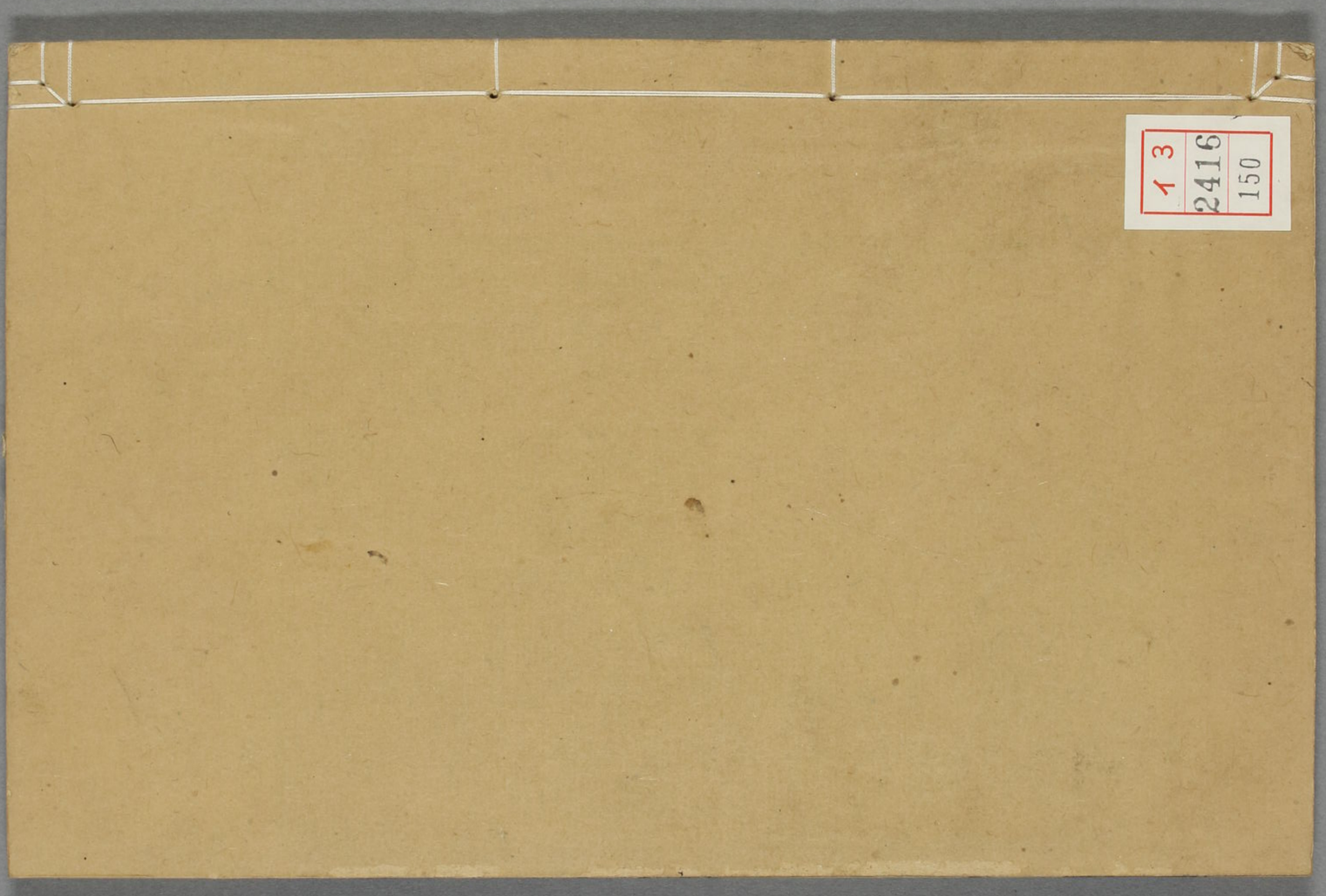
13
2416
150

13
2416
150.

圍碁一

說文曰奕圍碁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奕碁其何以免乎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於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有石焉名曰帝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鶉卵方言曰圍碁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楊子法言

半澤文庫

<2004-710>

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　後漢紀曰夫奕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嘗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　又韋曜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又曰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棊爲手談

魏王粲圍棊賦序曰清寧體道稽謨元神圍棊是也

左思賦曰顧非纍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　顏氏家訓曰圍棊有手談坐隱之名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惓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周書儒林傳曰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　杜陽雜編曰日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棊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凉故謂之冷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棊局光潔可鑒　五代史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　宋史潘慎修云棊之道在乎恬黙而取

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碁矣　夢書曰夢圍碁者欲鬬也　宋張擬碁經曰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始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爲四隅以象四時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局方而靜碁圓而動自古及今奕者無同局能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所未至矣　又曰碁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内而勢成於外　明楊升菴集曰諺云敗碁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原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補潛確類書曰烏曹作賭博圍碁　劉向說苑曰晉孫息諫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有甚於此者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於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　原蜀志曰魏軍次於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禦光禄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禕至賊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帀蓋局使更以

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又曰桓譚蔡邕善音樂馬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碁太祖皆與埒能

晉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碁因論軍旅　晉陶潛搜神後記曰嵩高山北有大穴嘗有一人誤隨其中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見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甚美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晉書曰賈謐嘗與太子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

山堂肆考曰晉潘茂名永嘉中入山遇二道士奕碁立觀久之道士笑可其說似雁行道士亦愛此否荅曰入猶蛇竇出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碁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於時袁羌與人共在窗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荅如流圍碁不輟袁意傲然如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世說新語補曰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元淮上信至看書

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又曰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耳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惟圍棊見勝

酉陽雜俎曰晉鳩摩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顧延之坐圍棊免官

沈約宋書曰羊元保爲黃門侍郎善奕棊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集事淵海曰齊高帝性寬常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

倦覆乃抑土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齊書曰陸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梁書柳惲善奕棊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棊譜第其優劣　南史到溉傳曰梁帝溉爲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如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孔帖曰龐師古泊清口張訓自漣水來楊行密使將贏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棊軍中不顧　文苑彙雋曰黎州圖經云有人駕牛采樵入蒙蔡山見二老人奕棊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

爛牛已爲枯矣　唐張說蚓竅客傳曰蚓竅客僧一道士與衛公李靖俱謁劉文靜時方奕棊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棊道士對奕蚓竅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道士慘然斂棊子曰此局全輸矣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有一待詔賈元者常侍上棊太宗饒元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非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既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酉陽雜俎曰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又曰上夏日嘗與親王棊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獒子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酉陽雜俎續集曰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處建蘭若庭中桐始華有異蠭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網獲一寘於紗籠中忽有數人翔集籠首若相慰狀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禪師舉籠放之　潛確類書曰王積薪

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天中記曰翰林碁者王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户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内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抹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北夢瑣言曰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甚精敏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碁能忽奄然

趙德麟侯鯖録曰唐杭州刺史欲除李遠爲守宣宗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碁如此安能治民也　杜陽雜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碁上敕顧師言待詔爲對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天中記曰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不曉碁一日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

詔觀棊凡所指畫皆出人意　又曰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妾奕棊簫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棊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棊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詩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飜勢得仙棊蓋當時事也　明劉仲達鴻書曰王荊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　山堂肆考曰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棊初

未有得乃買棊局一副歸懸於室臥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萬幾餘暇留心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窓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　河東記曰馮翊鎮淮南有一叟謁之稱南山木強人能論兵及驗之乃一局棊耳　中州集曰金史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棊槊之技亦絕人遠甚　元周達觀誠齋雜記曰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　明朱國禎遜國臣傳曰劉長史璟文成公次子也嘗至燕

文皇與奕環輒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環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環不敢讓也　從信錄曰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圍棊曰臣不會著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　馬觀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國俗好賭博如把龜奕棊鬬雞皆索錢具也　王弇州四部稿曰余少時睹鮑生一中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批亢擣虛無衝陣耳　王穉登荊溪疏曰計入荊溪之日坐舟中看萬子寅與吳幼元奕子寅寬然長者他喜怒不少見顏色惟奕顧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提局擲子逝散如

走盤幼元愈棒腹謔之其氣愈盛甚者自搏頰俄復手談津津忘之矣

圍棊三

賭墅　爭道　忘憂　致志

晉書曰符堅入寇衆號百萬京師震懼謝元入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出遊小墅與元棊賭墅安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矯情鎮物如此王導與其子說奕棊爭道導爲爾笑曰與爾似有爪葛那得奕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奕棊詩曰以忘憂也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使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秋是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俱學弗若之矣　爛柯山所木見二童圍棊坐觀之及歸斧柯已爛矣　宋書曰謝弘微性無慍色未嘗有人曰南風急或覆舟人悟救之夫怒投棊於地識者知其暮年

見智 曹子建論兄作圍棊言陣如此淮南子曰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

無益 有禁 吳韋曜宇弘嗣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以爲無益命曜論之管子五政禁博奕其一也

九品 十要 天中記曰夫圍棊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宋史

潘慎修傳曰慎修字成德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問

易 賭詩 上見圍棊

善詩荊公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官達出知金陵或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賭新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兩盦幾棊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嘲也

局 王安石棊詩曰戰罷兩盦收黑白幾局賭山果 運智 通神 石介贊棊

鄭谷棊詩曰戰罷兩盦收黑白幾局賭山果 宋姚宛西溪叢話曰蔡州褒信縣有道人善棊凡對局率饒人一先

道人有詩云爛柯眞訣妙通神一局皆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聞聲

對面 白居易棊詩曰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杜荀鶴棊詩曰對面不言如守默設計似平讐 守默

藏機 高蕃詩曰不言心千里藏機勢萬般 閑爭

陳元輿詩曰對面心千里藏機勢萬般 閑爭

靜算 程俱淳棊詩曰靜算亦閑爭 歐陽炯棊詩曰却凭文楸還自笑雄如劉項

玉局 石枰 洪玉父棊詩曰敢言白玉局聊取紫羅囊 柳宗元記曰仙奕山始登者得石枰於

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 龍牙 馬驌 孔帖曰取蛻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橫出

文苑彙傳曰王積新每出必畫紙爲局與棊子并盛竹筒中繫馬驌間 鬬棊 飛棊 南齊

書蕭惠基傳曰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第二品赤松思逺善於大行思莊並第二品赤松思逺善於大行思莊又虞愿傳曰明帝好棊棊甚拙去格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戲遲巧於鬬棊又卞士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

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好之愈篤 推枰 亂局 隸考工記曰堂

曰昔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杜預表適至言伐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虐宜亟討之記纂淵海曰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棊敗則手亂棊局擲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奏

制律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以博奕妨事費日無益於用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奏論和以示賓客列朝詩集本傳曰王思任有雋才居官通脫自放好以詼諧爲文倣法律製奕律放皐郭舍人之流也

守分

惜名

天中記曰宜春王李從謙環之第九子也環於從謙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苑中與宰相奕棊令從日意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又曰韋延祐圖棊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極路

虛心

適性

山堂肆考曰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棊問李畋虛心之法對曰請作中弼諧之外勿以棊子役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即不虛矣又曰王荊公棊品殊下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

勞神不如且已

避惑

湘山野録曰太宗喜奕棊諫臣有乞編窠棊待詔賈元於南州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懿滯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世説新語補曰李納性褊急酷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三派

徐希聖若而人爲之冠新安派則有汪曙程汝亮方子謙若而人爲之冠京師派則有顏倫善李釜若而人爲之冠又劉仲達鴻書曰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十訣

明馮元仲奕旦評曰永嘉派則有鮑一中李沖周源

乾象

孔帖曰人能盡數天星則擊之一夕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棊耳命棊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

方罫

側棳

列朝詩集本傳曰盛鑑續事始齊武陵王作側棳棊局

數天星

觀

馮鑑續事始齊武陵王作側棳棊局

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

鬬白黑

象陰陽

韓愈詩曰圍棊鬬白黑

宋張擬棊經曰黑白相半以法陰陽

說佛法

神聖教

漁隱叢話曰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堂以與客棊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棊相似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餽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遠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羣則特時頭掉休誇國手漫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西京雜記曰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爲天下第一人哉識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有神聖教

輸三物

兩輪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蜀牋

消

端硯歐陽炯棊訣三輪紙筆歐公詩曰閒消日月兩輪空

金面盤

孔帖曰元頤本秤棊盤非有異術也

檀心子

書八十猶參

禪大潙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尚書尋悟之又曰關城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爲棊子

白鷳

鵝

墨猴

宗幸岐

以手攘之猩呼爲白鷳鵝若泊應聲至記纂淵海曰徐峰善棊段成式欲窮其術嘗曰子猴與我當使子遍棊十倍

熒魚脂

異記曰昔楊氏家婦之賠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幼績則不復明焉

刻龍腦

梁任昉述下見檀心子注

宜檐雨

又山谷詩曰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

對秋燈

唐杜牧之詩曰玉子文楸一路饒最宜檐竹雨瀟瀟

文桑局

文桑爲局犀象爲子聲與律呂相應蓋用

響玉盤

玉棲子曰堯教丹朱棊以

號棊聖

孔帖曰棊盤有異術也

勝負心

拜金鑄紫堂仙仍坐上勝克之利萬不失一

殺活手

邵雍詩曰未去

交爭意難忘勝負心
詩曰安危心不動殺活手難專　楊元素　作棊說　疏奕問上見
十要注　明王世貞疏奕問　四脚盤　一色子　山堂肆考曰東坡云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巖老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棊盤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對手今被陳摶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　鈞空鉤落飛電

上見蘇軾詩　黃庭堅　涼南風不競　局劫亦急　王獻
棊詩曰飛電落文楸之觀人奕曰南風不競此即所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處之曰近憩荀奉倩遠媿劉眞長拂衣而去　陳留阮簡字茂弘爲開封府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圍棊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居喪弋觀　聞喪不止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容貌毀悴　阮籍聞母喪方與人棊棊者求止籍留與決而舉哀號咷吐血數斗　漢賈誼云失禮迷風廢時曠日　失禮迷風　廢時曠日　漢賈誼云失禮迷風廢時曠日是也　下韋曜論　勢似兔宮　形如蛇穴　羸師延

敵運計乘虛　博奕爲戲　典禁尤明　晉闞闓縱橫　方圓動靜　李巖棊賦曰妙縱橫闔闢之機神出沒死生之變　唐李泌傳曰李泌召見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說因曰棊局圓若用智動棊子動若生靜若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蛛絲蝸甲　晉闞闓縱橫　方圓動靜　李巖棊賦曰妙縱橫闔闢之機神出沒死生之變　唐李泌傳曰李泌召見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說因曰棊局圓若用智動棊子動若生靜若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蛛絲蝸甲

馬目雁行　上見黃庭堅詩下見馬融賦　綴五饒三　花六持七　上見說佛法注　下見梁武帝賦　古松流水　清簟疏簾　蘇東坡觀棊詩序云余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閒棊聲於古松流水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　杜甫詩曰清簟疏簾看奕棊　席上談兵　邸前懸幟　詩曰席上談兵何蓮春渚紀聞曰棊待詔劉仲甫初次較兩棊錢塘忽於邸前懸一幟曰江南棊客劉仲甫奉饒天下棊先并出銀缸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時竟無與敵者　連敗數局　私易

一子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曰永嘉余德麟與聶碧窓亦
棊余屢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紿聶云某有
僕能棊欲試數著不敢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
不凡記纂淵海曰呂元膺留守東都公退必手談會
有文簿公罷棊發遺見棊者易一子公明日謝客東帛
以遺之

籠手斂視 撚鬚徐思 王安石棊詩曰熟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鬚

金溝銅池 玉壺銀臺 南史羊元保傳曰文帝好與元保曰今日上
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
既佳光景當得劇棊

爭劫神怙 宋方勺泊宅編曰朱行中秋試不利有僧曉
客見之驚起曰後舉狀元也明年果薦省闈
優等惟殿試不如意日與同舍生圍棊每拈子欲下必
罵曰賊禿蓋恨客許之誤也一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
棊曰吾揮麈閑中誰能見之然士人立於門下不肯去行
中乃出客附耳語曰吾乃梁御藥門客特令奉報足下
卷子上已寘在甃等行中唯唯而入執棊子手顫蓋緣
榮辱交戰故不能自持也

執棊手顫

世說補曰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景文與客棊有救詔置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徐言奉救見賜以死以敕示客因舉賜鴆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禁中引經 御前覆圖 廉宣仲揮麈餘話曰宋文帝時羊元保爲會稽太守沈之才者以棊得幸思陵爲御前祇應一日禁中與其類對奕上喻曰切須子細之才遽曰念茲在茲上怒云投引經邪命內侍省打竹篦二十盛傳曰宋文帝時羊元保爲會稽太守

遺褚思莊入東宮與元保戲

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

忿歐劉樹 志曳裴遐 世說新語曰裴遐在周馥所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憲坐容止如常復坐如戲如故北史古弼傳曰上谷人上書言宜減上谷苑囿大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魏主與給事中劉樹

破荻爲局 碎瓦作子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曰永福徐眞君嘗牧牛山樹間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拱立良久遺徐棊子一叱令歸歸即精

解手談持碎瓦器爲子布地爲局後
錬大丹仙去埋棊子田中涌地成墩　傍局開尊對
奕淒事　明歸昌世和陶詩曰道侶兩三人開尊傍棊局
山堂肆考曰富川人毛經仕爲開封尹以疑獄就質令罷奕經
敏悟一日方與客對奕開封尹以疑獄就質令罷奕經
曰淒事奕棊兩不相妨呼二吏讀款目視棊局耳聽所
讀已而奕勝而處事　僞爲不勝　常若未解　天中記
中理尹稱歎薦之　古便佞巧宦常以酒殽棊博遊公卿門角賭僞爲不勝曰李道
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伸　南史
徐羡之傳曰羡之沈密寡言不以憂　拈子微笑　鼓
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　局大怒　世說新語補曰蘇
蘇養自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
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
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一子笑
淵海曰李杓直與人棊而敗子嫌之及呼尋問乃鼓局大怒　五更方淒局　四
鼓局大怒　事文類聚曰齊高帝使褚思莊與王抗
子率成詩南史藝文志曰棊傳曰齊高帝使褚思莊與王抗
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條連還省

至五更方淒　棊天洞覽曰王勃圍棊率下四
子成一詩向人曰吾才奪造化一時百用皆可　眄方
罫之參差　見曙星之磊落　焚貂冠而不知　拂龍
顏而莫悟　爭劫則鶴翔燕起　取勢則蠖屈龍舒
用智則汗手凝思　入思則開目順應　招悔吝則
抱朴興言　勞情思則吳儲發歎　青相對局叱叱
而談　赤松臨枰仙仙乎奕　風神警亮不媿神童
名品卓高永推先輩　神遊局內俾縱橫以相生　意
在子先審虛實而遞變
　攻彼顧我盡救應防拒之方
　披亢擣虛神出沒死生之變

圍棊四

類兵法　新語曰世言圍棊或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逐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方罰　**棊而不起**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收二子棊而不起左右曰爾父見執不起而不起左右曰爾父見執神記曰管寧華歆俱在園中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觀寧割席與坐曰子非吾友也　**桑下圍棊**　晉干寶搜神記曰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清酒鹿脯卯日主天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鹿脯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棊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顏依言往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邊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比坐者惜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也　**八絕**　吳錄曰嚴武子卿圍棊莫與爲比謂之八絕　**舉棊局下**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在側武子問孫之武子乃舉棊局下　**中興第一**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濟與濟陽江霧俱善奕棊爲中興第一

齋中授書　述異記曰朱道珍嘗爲孱陵令南陽劉廓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爲荊州參軍每與圍棊日夜相就略無暫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也廓讀訖失信所在寢疾亦亡　**獨步當時**　燕書曰羅騰字叔龍工圍棊究其妙獨步當時　**蒼頭秉燭**　後魏書曰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圍棊棄日通夜不止蒼頭秉燭或睡即大加責杖奴後不勝痛楚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不敢暫懈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向京師之意而肆加杖責不亦非理乎琛惕然慙感遂憲李虔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慰祖辭拙**　南齊書曰崔于遜光記室遜光好棊戲魏祖輒辭拙非朝望不敢見也　**慰祖對榼頭師**　酉陽雜俎續集曰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下令殺己法師每從夜至旦不輟子雲幼從高祖性好棊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煞中煞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棊罷令師入中使傳曰慶之慶之字子雲從高祖性好棊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碁品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陸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奕勝新羅孔帖曰唐開元新羅國王死帝命邢壽弔祭又以國人善碁詔楊季鷹爲副國高奕皆出其下

碁局都數夢溪筆談曰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數凡若干局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數

碁待詔唐書曰順宗朝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射博碁奕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乃惡其與己儕類故罷之

獻賂求退北夢瑣言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驕貨無獻有油容鄧姓者能碁其家粗贍重霸輒召對歲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伸退立於西北隅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調鄧生曰此侯本不爲碁何不獻賂以求退乃獻中金十錠獲免

出人意表集事奕碁之李憨奕碁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

名下無虛士宋何薳春渚紀聞曰近世士大夫碁無不三勸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爲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碁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對仲甫曰仲甫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聞虔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若審其人則今日適有容集不獲終局當俟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歎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以碁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碁隱語冷齋夜話曰前公在鍾山與道士奕碁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出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敗先惟其不敢死不生公笑曰特碁隱語也

惟不能碁山堂肆考曰宋林和靖每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碁

作飯會東坡志林曰張懷民與張昌言圍碁賭饌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作飯會

木野狐宋元懷拗掌錄曰葉濤好奕碁王介甫事亦皆失業故人目碁枰以爲木野狐

圍碁五

博詩唐盧延遜詠碁詩曰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嶮戲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迴星流遠聲乾下電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釋子蘭觀碁詩曰拂局盡涓時能因長路遲點頭初得計格手待無疑寂默親遺景凝神入過思共藏多少意不語兩相知　鄭谷寄碁客詩曰松窓秋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張喬送碁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曰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關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窮荒迴日月積水載寰區故國多年別桑田復在無　李洞陪鄭侍郎話詩著

碁詩曰落葉濺吟身會碁雲外人海枯搜不盡天定著長新月上分題徧鐘殘布子勻忘餐二絕境取意鑄陶鈞　又宿葉公碁閣詩曰帶風碁閣竹相敲局瑩無塵拂樹梢日到長天正未斷鐘來嶽頂劫須拋挑燈雪客棲寒店供茗溪僧熱廢巢因悟修身試貪教不須焚火向三茅　元稹酬段丞與諸碁流見贈詩曰鳴局寧虛日閒窓任廢時琴書甘盡棄園井詎能窺運石疑填海爭籌憶坐帷赤心方苦鬬紅燭以先施蛇勢縈山合鴻聯度嶺遲堂堂排直陣滾滾逼羸師懸劫偏深猛回征特嶮戲旁攻百道進死戰萬般爲異日元黃隊今宵黑

白棊斫營看迴點對壘重相持善敗雖稱怯驕盈最易欺狼牙當必碎虎口禍難移乘勝同三捷扶顛望一詞希因送目便敢待指蹤奇　劉禹錫觀棊歌曰長沙男子東林師閒讀藝經工奕棊有時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誰能知今年訪予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事愁日長白晝懵懵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鬬志不覺遲景沈西牆自從仙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臺閣有知音悠然遠起西遊心高山夏木陰寂寂好處徘徊駐飛錫忽思爭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謖謖京城在九天貴遊豪十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白居易棊詩曰山僧對棊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語時聞下子聲　張籍美人宮棊詩曰紅燭臺前出翠蛾海沙鋪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　杜牧送國棊王逢詩曰王子紋楸一路饒最宜檐雨竹蕭蕭贏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柱史麄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又曰絕藝如君天下少閒人似我世間無別後

窓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圖　杜荀鶴碁詩曰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已自貪生得勢侵邊遠乘危打劫贏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宋王禹偁送侍碁衣襖天使詩曰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華清地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翫碁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鶩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侍宣來示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乃知碁法同軍法既戒貪心又嫌怯惟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　石介觀碁詩曰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試坐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奇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枰上奚足勞經營　邵雍觀碁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一條元妙路徹了沒人尋　王安石贈葉致遠詩曰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懾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碁經著在手碁訣傳滿篋坐尋碁局打側寫碁圖貼攜持山林處刺擿溝港艓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簟縱橫子隨局腦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擔牧奴停晏饁旁觀各技癢切議兒女囁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敦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鬚微吟靜愔愔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斧柯掌爛浥趨邊恥局縮穿腹愁危棄或撞關以攻或

覷眼而擘或贏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
俄連接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飜然悟且歎此何宜
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
牒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又棊詩曰莫將戲事擾
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
虧成　蘇軾觀棊詩曰五老蜂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
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户外屨二不
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
魴鯉小兒近道剽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
哉聊復爾耳　鄭俠觀棊詩曰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

門數奇藏日月機發動乾坤對面知爲敵渾輸却有飜
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隻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
令投險勝寧抵被圍奔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尊傍觀
饒好著當局柰嗔言慙媿中孚信幾危大壯藩坐觀成
敗者安得不驚魂　黃庭堅棊詩曰偶無公事客休時
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
參橫月落不曾知　陳造雪夜與師是棊詩曰投醪士
或醉說梅人不渴窮途餘樂事不受憂患遏詩可供呻
吟棊亦識死活朝來喜雪白神藥胎可奪一枰與兒晤

斷無市聲聒既免沈舟護不作賭墅謁指冷良易忍眼
花苦爲孽疏置仍作罰隨意略細閱爪葛勝負間時亦
近屑屑策幾奇兵鏖地比弱王割吾非江左管舘犢愈
愛說升沈作豐悴今古無成說家居鼓吹具籍以保晚
節掀顏得一笑爲汝倒蕉葉袖手聽殘更紅麟暟晴雪

元黃庚基聲詩曰何處仙翁愛手談時聞剝啄竹林
間一枰子玉敲雲碎幾度午窗驚夢殘緩著應知心路
遠急圍不放耳根閒爛柯人去收殘局寂寂空亭石几
寒　葉顒圍基詩曰圍基白日靜舉被清風吹神機衆
未識妙著時出奇我老天宇內白雪凝鬚眥坐閱幾輸

贏歷觀迭興衰古今豪傑輩謀略正類基局終一大笑
驚起山雲飛　明王履基局詩曰奕仙何處石基平空
細細松陰婉婉風豈爲商山難固蒂共呼風雨上飛龍

郭登基詩曰怕死貪生錯認眞運籌多少費精神看
來總是爭閒氣笑殺旁觀袖手人　吳寬觀奕詩曰高
樓殘雪照基枰坐覺窓間黑白分袖手自甘終日飽苦
心誰惜兩雄爭豪鷹欲擊形還匿怒蟻初交陣已成却
笑面前岐路滿蘇張何事學縱橫

辰 賦　後漢馬融圍基賦曰略觀圍基法於用兵三尺之
局爲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拙者無功貪者先亡

先據四道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雁行踈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雜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為所虜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營惑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棊賦曰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為本引兵家以為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規方砥平素質元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為場頻戰累關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關共生皆目幷也持棊合圍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詶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為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蔡洪圍棊賦曰命班倕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四方位將軍於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徒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

采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元籌玩服色尚騂駒旅進
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
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又類狡兔之繞丘散象
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
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眄望翼舒翱翔容奕變掌南指
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基是陳
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
發諠譁噪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
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鬬奔競勢使揮謙攜手
試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儀之極要

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
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隆崒浪傳釜岑山結沓如霧分
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
首不得窺其門扃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
死而稱枉皐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
以之贊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之
梁武帝圍棊賦曰圓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
犀子則白瑶元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
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
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戒術而好鬬非智者之所為運

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棊之出手思九事而
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
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
計窮欲挑巧而行促劇疎勒之迭遣甚白登之困辱或
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
待兔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有苦
戰未必能平用祈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
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
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必俛耳而固
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隳於垂成至
如玉壺銀臺車廂井闌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
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
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
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撇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
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奥祕　梁宣
帝圍棊賦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
隱隱匹星漢之離離逸轡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而反
走或先贏而後濟　唐吳大江圍棊賦曰奇謀入妙
巧思參元雖一枰之可美起三隅而邈然似將軍之出
塞若猛士之臨邊及其進也則烏集雲布陳合兵連或

參差而易洩或齟齬而難便開馬眼以防後張虎口而遮前磊磊似玉石之相飾粲粲若衆星之麗天爾其深思遠慮知白守黑以仁義爲反道用譎詭爲明德或意在東西而僞擊南北類行藏之通變同陰陽之不測於是且侵且戰不恃不平雁行絡繹魚陣縱橫寧扶危以救死不貪敗以喪生或偏攻於略地或專命於用兵或轆轤以成劫或宛轉而入征雖勢形而竭思固難得以言名及夫雌雄有洩疑多勝寡心悠揚而不定意沈吟而未下名不可竊智不可假千慮萬計復何爲者行必量力動則相時其措意也屢巧其適變也多姿勢出心外命懸手中圍初開而復閉路欲塞而不通伊仁智之可翫豈造化之爲功使夫離婁喪睹隸首迷術公子罷宴而驚視樵客入山而忘出　傳夢求園綦賦曰待隱之園神仙所都世隔兩塵維以逍遥云爾飲過三爵不有博奕者乎於是巍巍翁黃扉鉅儒召曲阿之仲子延相永之堯夫枰設紋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爐值天清而地僻命對壘以爲娛小子不敏拜賜良圖抽毫進牘以博胡盧夫其取法象於天地分剛柔於陰陽參駢羅於列宿措經營於四方衍圖書之定位非巧曆之能詳頗牧生乎尊俎良平坐乎帷幄轉盼變乎風雲倏忽交

乎電雹乃局面之一新豈依傍而保角若夫揮戈退日指掌回天寶鑑造形而炳髮鸞刀迎刃而割鮮譬當路之不遐何洎機之復連踣至如中外戒嚴連烽繹騷蜀道之難若破竹秦關之卒如燎毛韜神機於密授見一著之孤高別有龍戰收功虎穴得子倒載干戈勝心不起享乾坤之清夷悟盈虛之妙理期大雅之明哲誠國手之擅美嗟夫智者創法萬變無形達人大觀一順無情稽古今之因革等陵谷之紛更通無方之妙用均多岐之錯行於是翁也首肯尊俎無聲相與推枰而一笑目送浮雲之遐征

文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預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洩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横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奕基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利鑒起絡繹雨集魚鱗雁峙奮維闡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僞旋卓轢駢列贏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迺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基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埽彊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刻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爲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基相拒索羣也

增 唐皮日休奕旨夫奕之爲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兔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

奕之必然也　明馮元仲奕難曰從前十九路云何而有所住然余其返之太素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難曰方四聚五花六持七云何肇於一然余其太虛爲室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難曰舉棊不定作伏抵巇何以披之然余亦烏能知林麓隱隱星漢離離入類狡兔之繞丘乍似戲鶴之干霓難曰子胡不精而很登絕巘馳峻坂然余損之又損寧學步蹇歸效顰醜女難曰子胡不脫胎換骨逼人咄咄然余不知四伐九伐飾遁僞疑聲手俱發難曰子胡不突圍橫行乘恢指揮然余不發殺機祇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圍難曰子胡不深其壘伏萬矢出不出止不止然余幸逃於東奔西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難曰子胡不設詐坑屈人兵然余不操奇贏與世爭唯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難曰子北矣胡不仰人鼻息大呼求救然余不近華胄怯訶詬寧當機不讓頻戰累鬬難曰子胡不工十三篇妙藉手傳然余何暇焉混沌譜但欲眠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難曰子胡不埽爾軌塞爾兌閉目不視然余行行且止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序梁沈約棊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

舍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
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
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
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
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
降臨小道以爲凝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今撰録
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宋宋

白奕棊序曰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焉奕
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
喻大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
興亡之基枯棊三百徵則微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
奕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
謂也勢者強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
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爲上戰爭而得之者爲中
孤危而得之者爲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爲上謹固
而陳之者爲中懸絕而陳之者爲下行之道安徐而應
之者爲上疾速而應之者爲中躁暴而應之者爲下局
之道緩而勝之者爲上變通而勝之者爲中劫殺而勝
之者爲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
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

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淺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則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為善奕乎

原啓梁任孝恭謝示圍棊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礎先露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效嚬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內媿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食空貴長安之米

原銘後漢李尤圍棊銘曰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閒玩弄遊意局為憲矩棊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笙過者不知奕道是語也齊東乎不得不以此道推鼻評明馮元仲奕旦評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有吹

祖也褚眉七歲入高品奕中天士也王粲覆局不誤一道奕中神人也王積薪繫局馬驢間徵道上餅餌奕中魁宿也滑能爲上帝所取奕中香案吏也王中郎坐隱林道人手談陸象山悟河圖奕中辨才也蘇養直今日讓老夫一著李巖老四脚棊盤人數局我始一局鍾山道士持棊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及坡公喜敗奕中之柱下史漆園吏也奕中有三老五更如祖納之忘憂李訥之弄子忘憲陳亞之手寒呵子武陵王晕之破荻阮茂弘之局劫亦急袁羌之不輟尹文子之偷智潘茂名之立觀到溉之低睡似懸風槌是也奕中有國士如殷仲堪之能看梁武之素工丁晉公之酷好蔡頴葉濤之等妙是也奕中有伉俠如王大令之窺豹何尚之之救褚眉是也奕中有達伯如阿戎之視奕阮嗣宗之浚賭是也奕中有人如毛經之目視棊局耳聽浚嶽謝太傅之與過賭墅費褘之對戲無倦張茂先之推枰袁羌之荅易義是也奕中有梟將杜夫子在西京爲天下第一有邊首江霧中興第一有都匠羅騰獨步當時有算博士褚思莊巧遲有千里豹王抗速思取勢有人中龍則吳之嚴子卿馬思明爾時呼爲奕聖是也乃若不韻則王司空與子爭道擔夫也沈之才弄經被浚

纍囚也黃會直誓黔江鄉愿也荊公不如且已羸師也崔慰祖辭拙宿猾也謝弘微投局於地古弼捽劉樹頭司馬行酒曳遐鈍漢也乃若宵人者流則羊元保補郡弄臣也王叔文侍東宮婦寺也陳遂償博陪僕也候算路如安重霸賈豎也亂局如陳寶守錢虜也僞輸如李道古故拙如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賈元嗟佞子也乃若五禁者管子投具者陶荊州迷風者賈誼見智者淮南矇日者韋曜役心者李畋惜寸陰者王隱之不解著棊擔簦者林和靖非撮囊則朽人非白丁則吠夜犬也是皆俗物來敗人意者也乃若方外張倩永嘉山二道士

橘中二叟孤山老姥婦女二童爛斧柯仙仙乎奕也鳩摩羅什空處起子作龍鳳形法遠禪師升座說法禪戲奕也張清精敏龍吐棊經蛻牙龍角奕之鬼董狐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原藝經彈棊二人對局黑白棊各八枚先列棊相當下呼上擊之　晉彈棊經彈棊間設者也　彈棊經序彈棊仙家之戲也　記纂淵海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者間黑白圍繞之　夢溪筆談彈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　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李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棊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

起也　古今詩話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連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後人罕爲之矣

彈棊二

增 晉傅元彈棊賦序漢成帝好蹴踘劉向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　彈棊經後序漢沖質以後此藝中絶獻帝建安中博奕具皆得置宮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妝奩之上及魏文帝受禪宮人因更習彈棊焉 原 魏文帝典論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妙乃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說彈棊始自魏宮內文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又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哭語耳 增 後趙錄石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執石遵於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棊　沈約宋書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棊上名之休祐留不遣　天中記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彈

綦時有吉達高錢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爲名手後實深
崔長孺甄偶獨孤遼亦爲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
家見局猶多有解者　韓昌黎畫記在京師甚無事同
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綦幸勝之

彈綦三

原 星懸　鳥跂　百中　一揮　應手　愜心　擢玉

局　石盤　老學菴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
彈綦局上有黃初中刻字以和中取入禁中
帝京景物畧碧雲寺後有金章宗石彈綦盤
有金章宗石彈綦盤所戒以唯貪　顏氏家訓彈綦亦
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戒貪　釋憤盡諭彈綦賦伊
異記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名爲馬澤澤中有武帝彈
綦方石石上勒名存焉　勒銘　著譜梁任昉述
古今詩話彈綦有譜一卷唐

賢所爲　原 妝奩之戲　導引之法　彈綦起於魏宮妝奩
彈綦者雅戲也非事乎戲　彈綦經後序
歟之間淡薄自如故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蓋道家
所爲導引之法耳　以代蹴踘　不離綺紈　西京雜記漢武帝
好蹴踘有進彈綦者以代之帝曰以青羔裘
之月露首袒體唯在撐蒲　彈綦不離綺襦紈袴之側　梁冀別傳冀好彈綦暑夏
隱囊紗帽　霧帳銀牀　王維詩不逐城東遊俠兒
詩霧帳銀牀初破睡　隱囊紗帽坐彈綦　東坡
牙籤玉局坐彈綦
峻　風飄波動諢玉指以爭奇　霧散星離擲金釵而
決勝　漢沖而後幾古藝之不傳　魏文以還幸絕伎
雖具美於踰平　終易虧於履之擅巧

彈綦四

增 錢塘五絶致虛雜俎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絶皆出錢塘杜道鞠彈棊其一也中心不平古今詩話李義山詩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

彈棊五

原 詩周王褒彈棊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握筆徒思賦辭短竟無陳

增 唐杜甫詩曰席謙不見近彈棊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王建詩曰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打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增 歌唐韋應物彈棊歌曰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絶藝難對曹客爲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鬬頗欲鬬零落勢背誰敢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霽靈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且緣邊豈知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滿堂驚視誰得然

李頎彈棊歌曰崔侯善彈棊巧妙盡於此藍田美石清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子聯翩百中皆造微魏文手中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鳥跂星懸正復斜迴飄轉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坐中齊聲稱絶藝仙人六博何能繼一別常山道路遥爲余更作

二五勢　宋劉攽彈碁局歌曰漢王初厭蹴踘勞侍臣始作彈碁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邇來稱絶技後宮妝奩仍可爲客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温華瑩寒玉山形四隅澗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絶學

原　賦後漢蔡邕彈碁賦曰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紛然後柢掣兵碁參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碁賦曰惟

彈碁之嘉巧邈超絶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畧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荊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如砥礪滑若柔荑碁則元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霿霿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於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拆以大蒙或戰悸而不能語　丁廙彈碁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卑高得所既安且貞碁則象齒選乎南藩

理容身重腹隱頭騫驍悍銳敏不輕不軒列數二八取象官軍微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或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慕啓路運若迴飈疾似飛兔前中却儛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五恍哉忽兮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及敵中路爲撓仁而不武春秋所箴剛優勁勇忿速輕急推敵阻隊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晉夏侯湛博彈基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遘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瓌麗律彈基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或煩蜿

龍藻或分帶斑駁或發色元黃或皦的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雕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煜霞以倏爍爾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基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告慝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邪因偃掌而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驚而踏合乘流窘以遥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揮撥播撇應無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便娟或奮振堂堂頹水參連基單局匱等分紀殘勝者含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遄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增　唐閻伯璵彈基局賦曰

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底貢之珍有荆山之象齒焉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敘豐腹上圓頹根下矩憑陵衡隧掬算師旅發號啓行兵基迭舉赴縱奔電影亂飄風左犄右角爲梟爲雄易心而行俟釁而動奮以武怒賈以餘勇作威以襲敵厭陣以承權建翎桓桓謂戎馬之旋路長斜矯矯猶翰音之登天恥交綏而退旅尚彼廢而我全俾射隼以藏器卷得魚以忘筌惴惴將頹識成敗之亹亹累累不絶歎瓜瓞之綿綿始收功而隔澗終制敵以緣邊原夫粲若星離偃如雲峅映垂奩而斂合拂轉巾於霧散示之以弱効嬴師以設疑謀之其臧

象觀兵以靜亂克乃因於通理敗不由乎強幹連連搆漠必成其鷹行歷歷登壠何異乎魚貫諒棲遲以保險仍跪龜而長歎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恥射以作翫鑒炯誡於博弈吾是以箴之藻翰　盧諭彈棊賦曰觀乎局之爲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能懸四隅咸舉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之緣邊棊之爲數也各一十二彙其始布也各以其類乃分其位環合相承櫛比爲次其始作也則云其密未爲之難乃幹謀衆指意或多端欲因先以獲勝恐致危以思安每遇敵其增惕故用之而假歡　張廷珪彈棊

賦曰其為局也不徵荊山之璞不用藍田之質兀若元龜之起爛若繁星之出約勝負仗明信但分類而抗行或背深而列陣唯智是役唯貪是慎敗不同奔鬬不齊進曉之者敵衆多以寡少懵之者起徑寸猶萬仞徒觀其彈射萬變精妙入神口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者搏乎九天之上猶檀欒而旁擊受敵者橫墜乎九地之下甘棄置而歸仁至若狂生俠少使氣為主顧懷將恪動越規矩競緣局而斜衡爭隅矢而曲取既向角而散亂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曷若恬和之士神清意遠豈慕布而興來亦手運而情遣先和

容而取則兼中敵而為善務專一於道求寧苟貪於席卷或聊假以喻大或有迷而知返夫局勢將畢觀者逾隅之豁然若萬里之清廊

序梁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擬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總元黃之武畧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此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翎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束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勳全六想陳平之智八反

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兎同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蕤賓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輧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以也

唐柳宗元彈棊序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慴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予諦晚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

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予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原 晉梁元帝謝東宮賜彈棊局啓曰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烏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間於遂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一

原 說文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 山海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鵰卵 補 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史記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用智之不如梟也 揚雄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妃專或謂之廣平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局或謂之曲道 揚子法言在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原 尹文子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 晉 逍甲經天一遊亭

六行亭亭天之一貴神也戰鬬博戲漁獵但可背不可向也　魏王粲序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顏氏家訓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梵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梵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亂　唐國史補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彊名爭勝謂之撩寒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　薛孝通譜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機微行其道則掎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雀起率皆趣良是以諧暢至娛治協妙賞者也　陸游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　潛確類書博局戲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　山堂肆考雙陸博局戲名三佛齊國

曰閣婆占城曰質孛眞臘曰莎

博二

原 穆天子傳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說苑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而加雞子於其上左右慴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增 史記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荊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　神仙傳中山衞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度世曰向所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後漢書耿恭爲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皆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　又曰梁冀能彈棊格五六博蹴踘之戲　又曰趙延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牒贖有虧尊

嚴　魏畧孔桂性便妍曉博弈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記纂淵海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
足魚弘謂得花勝錢　唐書陳子昂傳子昂十八未知
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　天中記武后嘗問狄
仁傑云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
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
久虛儲位哉　譚賓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甚聰慧
呼爲雪衣女上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左右呼
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　潘氏紀聞明皇與貴
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連叱呼之骰子

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唐書李
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歸云元
濟暴師數萬而晏然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　五代
史李守貞傳王景崇以鳳翔反漢遣郭威督師攻之過
馮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
多敗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
意大悟　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久不下義祖譴信使
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大怖
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師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
信酒酣擲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

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焉

宋史郭崇在眞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太祖遣人覘之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

又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爲鉅鹿富家傭保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捕博

衆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十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拜保靜軍節度使

又曰王欽若深嫉寇準因進言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又曰寇萊公再貶雷州司戶未幾丁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有謀欲報讐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又曰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

東坡志林紹聖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奇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之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黠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清波雜志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遼史耶律義先侍

宴上令與同知樞密事蕭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　金史盧璣預天壽節上命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　元史哈麻有口才爲帝所褻幸屢遷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　列朝詩集本傳福清何士壁魁岸類河朔壯士跅弛放跡使酒縱博　又曰長洲皇甫沖博綜羣籍通挾丸擊球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又曰萬曆間韓上桂爲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又曰長洲祝允明生右手枝

六博　五白　楚詞覽冀象綦有六博分曹并進遞相迫注云覽冀博簙也以象飾綦投六箸行六綦故曰六博曹偶也遞亦迫也又云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注云梟勝也倍勝爲牟五白謂皆工作博簙比集犀角爲雕飾也費白日言博者耗費光陰也　欲牟貴淮南子善博者不必勝得籌必多　韓子齊宣王問莊賈曰儒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　亡羊投馬莊子穀博塞以遊而亡羊詳後　與金賭郡韓子薛公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楊胡蕃者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兄弟博戲佯又益之二百金下詳　博經　博徒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作六博經一篇　漢

劇孟
博徒

槽三齒　兩行

於惠嘗考其技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昔人有對云三簺半升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綦即是可知矣

千塲一判

處報讐身不死一判言雙陸一帖也

操槊　攬箸

子建詩仙人攬六箸對博泰山隅

擊盞　碎局

諸王飲博金昱酒酣取三爵場山一百姓天子於汝何負而滅唐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族矣何以有異僧客廣陵孝感寺白號大師嘗與一少年對博大師怒以手擊博局盡碎少年素以力聞因起擊卒不能勝比歸入室獨坐寺僧從門隙見翁端發奇光忽亡去廣陵人因稱爲大師佛云

惡業　雅戲

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陸云博戲打馬拽子視明瓊爲標的號爲雅戲

原殤吳嗣　償太守

漢書景帝爲太子與吳太子博而爭道以局鬬殺吳太子遣以局下蓋發怒於一博又曰宣帝徵時與陳遵祖父遂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官尊祿厚何以償博進矣妻君寧在旁知狀遂頓首辭謝曰事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賭香囊　賭重射

謝元呼五白

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賭取焚之遂止史記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謂田忌曰令君下駟當彼上駟以君中駟當彼下駟一不勝而二勝也

賭千金　臨正殿

升高崖

涼州記呂光太安二年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宴會文武博戲極歡子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崖上有數人對博慕甚何珍玩之作博慕西南端門外有石色青而細修博骰本以木爲質唐世思紅子納實竇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温飛卿詞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

龜茲國獻寶貨奇

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玩鄰宋程大昌云鏤骨爲竅雜以朱墨更有取相引藝部

賭仙童　遇美女

鮑朴修青

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投壺

復睹仙童欣六博　廣記薛昭遇三美女
講擲子遇采彊者得薦枕席張雲容采勝　登城謠
繞牀呼宋史眞宗幸澶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
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徹呼帝喜曰準如
此吾復何憂　李白詩有時六
博快壯心繞牀三匝呼一擲　張四維　背兩目

變服就局　悴容觀博　晉袁毓字彥道善博桓溫少
求濟於毓毓在服以誠告焉毓畧無難色變服懷布帽
隨與俱主戲毓素有藝名債者闇而不識謂曰卿當不
辦作耒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毓投馬叫
絕擲布帽於地曰竟識未彥道否通曉如此也　王戎
詳聞

好行小慧　當惜分陰　結黨連羣　傾財破
產　將爲智獲　豈在力求　勞情損思　廢日妨功

戲

戲谷銘山　歌筵酒席　戲谷銘山見後陸瑜詩
貴落拓自如山巔水曲　朝詩集本傳尹嘉賓既
藉草歌筵酒席呼盧縱博　班荊

青巾據地　紫袍當局

宋張舜民畫墁錄太祖微時多遊關中長武城寺僧嚴
者陰異其骨氣使占人貌之其繪事褐衫青巾據地六
博事文類聚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
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判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
臣紫綃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
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
之袍臣猶快快昌宗神沮氣索　**槃列六行　瓊施五**
裘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而出　槃名以異木爲方槃槃中彼此
采洪遵序雙陸博局戲名雙陸　注見上鮑宏博經
內外各有六梁故名　聲譜博陸采名也魏陳思王製
製自魏王　增由唐后　后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
子之戲未知誰製遂加義也　記纂淵海武后
千萬二彩其子三十令　自置九勝局形如雙陸其頭加
戲非有妨　失又何損　唐書張賈
出守潤州文宗曰聞卿大善長行賈曰臣公事之餘聊
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也　從信錄李伯昇遺客談張
士誠云公能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户侯且
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　厥名簿

毒　亦號撩零　原存勝負之宜　致成敗之理　始開藝贖之源　終虧敬讓之本　增非忘喪志之譏　聊躭用智之巧　攄千金於俄頃　輸百萬於須臾　坦懷者杜門縱讐　溺志者覆舟抱局　畫水輿裹湘女命儔　白玉牀頭嶽仙嘯侶　原禹帝立言實有輕於尺璧　陶公明戒自取責於寸陰　增分曹賭酒發逸興於微吟　倚局成文走靈思於妙腕　返復倏忽窮變化之精微　疾遲乘除法陰陽之消息

博四

增澄神澹氣宋洪遵序大凡人之從事百役勞憊湫底不可以久必務游息以澄神澹氣故取諸博博之名號不同其志於戲一也於今尚在倪寬爭局春秋舊事倪寬為漢司馬農卿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逕　爭道大罵魏畧杜畿與嵇作河東也固發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功曹　博徒隱語宋陶穀清異錄博徒隱語以骰子為仙人共博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馬蹄處　紀二十一又曰象六謂六隻成副　奎文閣宋洪遵序雙陸四名曰握槊西竺流於曹魏盛於周至我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閣中　保伍法宋史薛季宣傳時患盜季宣行保伍法禁　湘女寶具宋張邦幾侍兒小名　師憲敗面癸辛雜識賈師憲丞相少荒於飲博嘗憩棲霞嶺下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既而醉博平康

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驚歎曰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泛海不離篆

淵海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含雙陸骰子經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福建長樂人少有大志好與博徒豪俠游亡命居邑宜間與交趾鄰近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壻其女亦從而來見陳美少年悅之因納爲壻相又昏老遂以屬焉壻以此得國焉

與博徒游

狹斜飲博

晉辛雜識安南國王陳日照本下狹斜飲博留連匝月人不知其所之

南北名山水遇貴人多偃蹇不爲

詩

博五

陳陸瑜仙人覽六著篇曰九仙歡會賞六著且娛神戲谷間餘地銘山憶舊泰避敵情思切論兵勢重新

問取南皮夕還笑拂綦人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擔石輸百萬

宋朱子觀雙陸譜詩曰近來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閒過了更教人笑牧猪奴

元宋无雙陸詩曰金鏤紋枰斷局堅紅雲倒浸一池蓮星環紫極無多點月印銀潢有兩弦行彩砧聲鳴素練計籌花片落牙錢箇人慣受畢棲苦長爲歸遲罰綺筵

謝宗可雙陸詩曰彩骰清響押盤飛曾記

唐宮爲賜緋影入空梁殘月在聲隨征馬落星稀重門據險應輸擲數點爭雄莫露機惟恨懷英誇敵手御前奪取翠裘歸　明郭登雙陸詩曰一笑承恩便賜緋論他當局却全非平生學得檀公術打馬沿邊走似飛

賦　唐邢紹宗握槊賦曰夫何一枰之內兮而取之多端六藝之外兮其爲巧乎實難張四維則地理攸載背兩目則天文可觀不可飾於丹漆寧假貴於琅玕物以羣分故元黃而不雜闢必遇敵惟蚌鷸其何歡彼千變之奚準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駿骨登盤爲無竅之須鑿故非龜而見鑽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差宛轉循環反覆犄角相持首尾俱蹙形同楚漢氣陵賁育收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掬或撫膛而驚跖或聳身而助速似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率成是而敗非類吉凶之倚伏　明常倫博賦曰夫其制局方廣地維鎮矣訣騎黑白陰陽分矣門梁以別內外限矣日月相直星宿相當天文絢矣疾遲剩除返復條忽人事奮矣隻則見持耦則亡虞存詩人棠棣之義彰往察來明乎得失得大易消長之槩勿貪敵資慎守我居避實擊虛蓋孫武戰陳之奇頡爲內據門爲外樞梁遏犇趨有王公設險之威撞門踰頡明遲暗疾田文之脫秦疆

撤底守死時至潰敵趙襄之保晉陽彼騎被執我家無
隙井陘之拔旂食馬餘奇觸險趨趙垓下之潰圍風或
不競外馳內救較計索情後舉是求漢高之遷用智之
柔也氣豪采應憑陵大呼心愉手敏敵無所措唐文之
戰破竹是務也內梁馬逸劍外以障之長圍是也因投
縱擊單騎以調之老師智也局耦勢當鴻溝烏江勝負
先後則神閒者彊單點孤立減竈佯北機括佐微則食
餌者兀是故三才擬之形詩書爲之徵蘊霸王之畧騁
才智之雄談具崖畧古今可方矣推其至也則坐忘寢
食傍若無人有遺世獨立之趣懸遞待投不怨勝已有

樂天知命之譽因系之辭曰嵯巖閒寂白日延遊戲陸
博娛我神地平天成陰陽判風雷搏擊幾後先感客啓
予撰斯文理如縣寓遺所歡

文唐劉禹錫觀博文曰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
焉初主人執握槩之器實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
既揖讓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
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
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
趨趄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我忸分曹遁迫自旦
至於日中昃而卒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或憑

焉悉詈之不洩又從而齕齧蹂躪之莫賴其十目之咍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余畀也

論吳韋曜博弈論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遺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跡勞神苦體幷閇勤思乎居不隨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考之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

彰也

塞一

原 說苑塞行基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秋行五政一曰秋禁二曰博塞　莊子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　漢書吾丘壽王以格五名待詔注乘五閑不得行故曰格五也又曰塞博簿也不用箭但行棊散又曰格五行棊白棊至五格不得行以曰今之戲塞塞音先代反

增 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棊五是也　又曰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塞二

原 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邶與井公塞也　齊書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尤善塞用五子　孔帖唐韋安石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

塞三

賦 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困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備土鼓堰桴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

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
綦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亦白色者分
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耦
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
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爲義盛矣大矣廣矣
博矣質象於天陰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之於
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爲法式焉

唐書唐張籍與昌黎書曰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
在私尚勝者亦有累也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
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

樗蒱一

康 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樗蒱

樗蒱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閒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
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閭之能不憮然 唐國史補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之樗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
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
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者爲盧其采
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
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
爲五禿爲四撅爲三梟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

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宋程大昌擲蒱經畧古惟蹶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玖　又曰擲蒱經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能白凡一馬打一馬如遇六踏馬則一馬可踏六馬故世指不循禮者謂之踏坑塹潛確類書擲蒱骰古人用五子以木爲之陳思王用兩子以骨爲之　山堂肆考世之糾率擲蒱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鈿事

增 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擲蒱之術　晉書武帝喜胡貴嬪嘗與之擲蒱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周顗之死也王敦坐其罪有一參軍擲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坐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擲蒱齒名　世說補桓公將伐蜀既久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

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爲聖人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毋以戲廢事乃取摴蒱局投之於江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 又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 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摴蒱一擲應至數百萬餘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又曰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摴蒱危坐整容擔之曰世云摴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頃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 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遥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灌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絶 庾翼集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剥非爲治之本自今摴蒱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惟許其圍棊餘悉斷 南史劉毅好摴蒱宋武帝與毅斂局各得半積錢穀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良久荅之擲得盧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穀甚不平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

又曰宋武帝嘗與顏師伯擲蒱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又曰宋明帝大會新亭樓擲蒱李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宋書何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擲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　通鑑綱目梁曹景宗與韋叡設錢二十萬宮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孔帖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擲蒱　又曰張柬之云姚州官屬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　唐詩所崔顥下州人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　宋史李繼遷爲亂命田仁朗與王侁等發邊兵擊之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酒擲蒱　明朱國禎大事記張士誠之弟士信軍中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擲蒱蹴踘爲事諸將往往效之　列朝詩集李龔美豪蓋一世令宛平政暇與諸姬擲蒱遊戲劉武庫黃裳作歌美之

擲蒱三

崔露誠　遷怒　南史梁主蕭譽曾獻馬瑙鍾問文帝執鍾細數人不得至薛端之頴永郎曰能擲擲蒱頭得盧者便與可貴伯思露其誠耳擲乃執擲蒱頭而言曰非爲此鍾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與之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擲蒱彥道齒不合遂厲色太眞曰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解帶

奪裝　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擲將徧至王思政乃謂曰方願盡

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果實願擲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劒橫於膝上攬擲之已成虛矣徐乃拜而受之晉書謝鯤婿殷顗好擲博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謝弘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

爭錢償直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鄧伯猷善謝忽夢鄧與人於松江上爭擲蒲錢因為水神所責晴水而死

天中記劉裕初名微位薄王謐獨奇貴之裕嘗與刀達擲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柳謐責達而代償由是裕達恨達而

招貨賄晉書桓元見人有好園宅悉欲取之勒以擲蒲而賭謐德

賭園宅

孔帖宗室巨富與河南尹其妃引蒲博少年分黨招貨賄

喚太尉

宋略曰庾亮友善憍於觚翰中大喚庾亮卿可贖我庾即送直溫得還

擢參軍世說

温憍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佑客擲蒲每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返與太尉庾亮

爭錢

孔帖揚國忠往視袁其貲至成都忠善擲蒲一日貴輒盡乃亡去比至京師諸揚日為稱譽言國忠善擲蒲元宗引見擢右金吾兵曹參軍列

二關斲五木 王采昉采 貴采雜采 五木經王采四昉采六

下見擲蒲一

管中窺豹

亭前照犬

事文類聚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擲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瞪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抱朴子林憲山中有一亭其中多鬼有王伯輿過宿而坐誦經夜有十餘人與伯輿對坐自持擲蒲伯輿密以鏡照之乃犬也

會凝暉殿

羣犬

會賜百僚赤銭於凝暉殿為樂唐鄭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銭於凝暉殿為樂棨記上於東都起傳信記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華萼相輝之樓上與諸王會集或講論理道間以球獵蒲博經義

製華萼樓

馬則犀象

業廢身

秤惟罽旃

實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貽諸好事不難破

求所用心何如折節向道

擲蒲四

鬼作五木異苑潁川宋寂元嘉中晝忽見一足鬼長三尺遂爲寂驅使欲與鄰人擲蒱而無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十擲輒捷南史或謂卞彬曰卿都不持樗何由得卅彬曰卿子之拙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樗永日是擲蒱坑塹由來是宦塗蓋擲蒱所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爲坑塹畏墜落耳終身不戲江淹別傳雜年十歲學擲蒱祖母爲說往事有以博奔破業廢身者於是即棄五子終身不爲戲軍中爲樂唐書李大亮在軍中不治事與其將士擲蒱飲酒揮箜篌琵琶爲樂而士米粒不餐張洎切諫宋史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飲宴張洎切諫之仲寓謝過復數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洎遂與之絕

擲蒱五

詩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開且都朱唇翠眉映明臚可憐絕勝秦羅敷使君五馬漫踟躕野草繡窠紫羅襦紅牙縷馬對擲蒱玉盤纖手撒作盧衆中誇道不曾輸

又送費子歸武昌詩曰知君開館常愛客擲蒱百金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山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毛骨奇廣眉大口仍赤鬚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富貴那得知韋應物詩曰朝持擲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五木經撫梟盧白意冥冥未能後擲如前擲將奈長亭

又短亭

歌明劉黃裳擲蒱歌曰龍女誦經香飯畢長安放衙

初岸幘桃笙幔展燕寢春試下紅衫輕一擲綠雲點點
玳梁間海燕翩翩對遠山仙人好博雷翻掌玉女投壺
電解顏揶揄笑口如飛雪黃鸝二月爭調舌別有呼盧
調轉高一聲鳳叫青天裂風搖花片滿琱窗鬱金醞酒
泛琉缸雲母屏前憐箇箇水晶簾下愛雙雙一枝濃李
倚銀盤纖纖新笋擊琅玕已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遲局
婿郎官醉後雙鸞挂海野櫻唇唾出胭脂馬偷得籌來
竊玉符奪將梟去驚銅瓦折腰塵淨館娃前畫眉人在
章臺下撦罷么絃性轉靈不彈寶瑟向君聽仙郎帶酒
朝天去還誦如來般若經

賦後漢馬融撦蒲賦曰昔有元通先生遊於京都道
德既備好此撦蒲伯陽入戎以此消憂枰則素旃紫罽
出乎西鄰緣以繢繡紩以綺文杯則摇木之幹出自崑
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
元犀象牙是磋是礱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令馬
爲翼距籌爲策勲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
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
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
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叶十盧九雉磊落蹉跼并
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繽勝者欣悅負者沈悴

唐薛悳戲擒蒲頭賦曰在衆藝兮所尚伊擒蒲兮自久
招郤鄣少年命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尊舉酒猶賢博
弈將取適於解頤乃貴先鳴故決爭於遊手終日莫闕
連宵戰酣不拔其旗且背城而借一并兼是視豈分土
之惟三瞋目賈勇危冠競貪鑒座中之奔北爲席上之
司南然用之斯行舍之斯去老氏以訓人立範莊生以
亡羊是褒佐歡有則任物有敘既無我以推移每隨之
以處所別有膏粱之子縉紳之客時爲此物以代支策
初一擬而純盧忽連呼而成白相顧則笑泯然無隙請
傾耳側目看後來之一擲

晉文唐李翺五木經曰擒蒲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
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犢王駁爲旹云皆元曰盧白雉犢王采六開塞塔禿撅梟全爲
元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筴十六皆白曰白厥筴八雉二
白三曰開厥筴十一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筴十一
雉白各二元一曰塔厥筴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禿厥筴
四白三元二曰撅厥筴三白二元三曰梟厥筴二矢百
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馬筴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
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
坑有謫行不擇筴馬一矢爲坑

投壺一

原 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燕飲升座主人乃請又曰進即兩楹間言將有事於此投壺也枉哨不正貌退反位揖賓就筵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馬勝者算命弦者奏貍首弦歌樂者貍首詩篇名又曰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拾更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命酌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灌飲也當飲謂不勝者

視其坐坐人多少四矢則四算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四指曰扶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毋憮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毋憮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若是者浮 禮記疏投壺有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 禮司射執算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純全也二算合爲一全奇隻也不滿純者賢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曰九奇鈞則曰左右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顏氏家訓投

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豆今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

藝經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　太平御覽

謂之投壺者取名脩籥簸漸而轉易鑄金代焉　又曰古

者投壺擊鼓爲節　唐文粹孫逖伯樂川記云笑投壺

之失辭　正字通投壺禮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壺頸修

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詩所驍壺隋

煬帝所製以爲投壺樂也

投壺二

東觀漢記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

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後漢獻帝春秋袁紹

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引滿投壺言

笑自若　魏畧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

之文帝以爲五賜帛千疋　何邵王弼傳弼性和理樂

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神仙傳玉女投壺天爲之笑

宋劉敬叔異苑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

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

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元微既曉便去問逆旅

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爾機乃

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顏氏家訓汝南周璜會稽賀嶽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常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南史齊竟陵王常宿宴明旦將朝見柳惲投壺驍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疋　唐書高麗俗喜奕投壺蹴踘　唐劉肅大唐新語盧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　唐詩所薛脊惑善投壺背後執矢投之龍躍隼飛百發百中　孔帖裴寬工投壺

宋歐陽脩歸田錄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而不妨搆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元史小雲石海涯襲父官鎮永州御軍極嚴猛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所拘

投壺三

自娛　矯懈　魏嵇含遊楚好投壺自娛　晉傅元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注心　閉目　魏王粲賦是也　晉陽秋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還矢　隔屏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語之爲驍驍言其博之堅於菫中爲驍傑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晉書

擁矢　擢馬　禮侍投則擁矢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注倩長者投壺擁矢致敬也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自飲客亦洗而請也又云不角不擢馬注角觝也於尊長不去馬嫌勝也

增講藝

勸功禮記注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投壺新格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

歌詩奏樂投壺儀節擊鼓又曰司射立馬贊者送矢命絃者奏樂

敘先後循始終李尤壺籌銘投壺揖敘先後投壺儀節詩歌五終一終為一節先歌一節以聽再歌一節始投循歌聲之終鼓聲之始而發矢賓主迭發一矢四節盡四矢乃卒

窮日夜起風雨韓愈鄭儋碑與賓客朋投數算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李白詩帝前投壺多玉女三時三笑開電光後樂嗨明起風雨

飲少算慶多馬崔晏傳善投壺者皆以多算飲少算下見投壺

歌白駒賭青龍按大戴禮投壺雅歌採白駒騶虞諸篇下見後曹唐詩

原有酒有肉魯鼓薛鼓

左傳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有節鼓節取半以上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主人有儀弟子無教既備主儀以崇賓禮賓主之歡禮樂之節初筵有踐正爵既行算惟視坐矢以拾投魯薛之令齊晉之君勝而慶焉

樂則歌雅增上官著經司馬更格孔帖上官儀著投壺經一卷

涸水燕談錄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乃為更定新格

偶爾中耳幾乎敗壺聞見錄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奉箭中耳君錫投壺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

一馬二馬五扶七扶議節行慶禮注若勝者得二馬劣者得一馬則司射取劣者一馬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禮記疏四指曰

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

行觴　儀節從容　神姿端遠　合朋友之好　飾賓主之歡

原 主三請以執壺　賓再拜而授矢　嘉賓投矢既即兩楹　司射度壺爰陳八算　爲勝者立馬而慶多　當飲者賜灌而敬養　展再拜之儀盤旋而避　備三辭之禮揖讓而升

增 古禮斯存聊注目而銳念　雅歌不廢爰養志以游神　別創驍壺帝子度清商之曲　仍歌決拾聖人崇揖讓之文

投壺四

增 詩唐曹唐詩曰北斗西風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壺花前玉女來相問賭得青龍許賭無　明丘濬投壺詩曰玳瑁筵開宴玉樓哨壺枉矢請相投力期一中端倪巧語重三辭禮數優罰盞飲來分勝負倚竿飛處迭賡酬山翁不管淹淹醉只倚銀瓶謾數籌

原 歌古歌上金殿著玉尊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堂東廚具肴饍椎牛烹豬竿主人前進酒琴瑟爲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弈並復行

增 梁失名氏 華山畿樂府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原 賦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凡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榘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皆得然後觀夫投者之閒習察妙巧之所極絡繹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莊蓊偃仰傾傚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効奇數鉤列置功笇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鼾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連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技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絹雖就置猶弗然矧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溟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烏可窮讚

晉序宋司馬光投壺新格序曰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

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何故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之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失之過亦不失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失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失之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觚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予今更立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

銘明何景明投壺銘曰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

矣　袁九齡壺矢銘曰矢肇柘棘禮射所沿慶馬歌貍侑樂賓筵淮漏作酒齊晉相先玉女石妓巧鬬嬋娟石崇妓善彈琵琶累擬連取曹偶臺然倪老善削豐本銳前東南竹箭美亦具焉宜配鳧壺雅歌盤旋君才元淑賦言百千郭淳字元淑賦投壺千言青門拍板音以節宣妙製一手奇會兩全為物雖蕘借君永傳